

倡設「中文文化中學」

港英時期香港有兩類中學：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這個分類後來也衍生出中文大學，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另外是英文主導的香港大學，以傳統英式精英教育為概念。英文系統和中文系統培養了大量不同類型的英語人才和中文人才。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後來香港教育體制進行改革，中文教學和英文教學變成模糊化，出現一些特別的現象。尤其是中文大學的變化較明顯，它似乎不再以中文為本。另外，在中學的層面也出現了變化，中文成為一種次等語言的狀況。雖然目前中學文憑考試，中文是必修科目，但其地位變得次等。因為大部分的大專課程都是以英文為教學語言。

其實要弘揚中國文化、要復興中華文化，必須要重新思考中文文化教育的定位。其中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是設立試點，設立一間以中國文化、文字、語言、文學為本的實驗型中學。這樣做並非排斥英文，而是以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為底氣的一家專才中學，培養中文人才。擁有良好的中文能力的人，方可以成為優秀的中英文翻譯人才。因為有穩固的中文底氣，才有能力去貫通中

西文化，所以這個新的構思值得考慮。

在亞太地區，馬來西亞仍然保存傳統華文中學。馬來西亞華文學生的中文水平普遍不俗，因為他們仍保留華文作為一種教育語言的系統。現在香港有些尷尬：英文和中文似乎都未能達到最理想的情況，原因之一是語文教育並不是以香港人的母語，即是中文為本，而是英文，這樣構成了很多學習上的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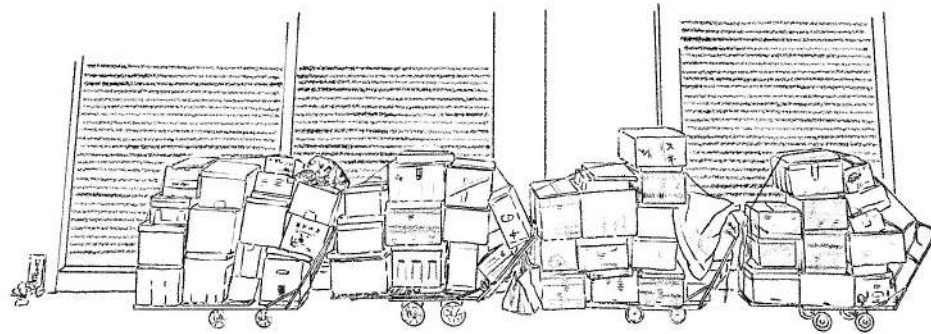
從前比較靈活，可以使用英文教科書但用粵語授課，沒有所謂教學語言的限制。後來多了很多規條限制，導致出現一個奇怪現象：教學和學習的英文都根本不達水平，但仍強迫教師用英語教學、學生以英文為學習語言。

要糾正目前的怪現象，正如前文提到應該透過「中文文化中學」這個試點，發展更多以中文為本的中學，並貫徹以中文為本。先學好中文、再學英文，兩種語文配合，才能成功。加上新科技出現，翻譯器材的改良，其實翻譯英文的配套比中文更強。所以學好中文的好處是先打好中文基礎，再配合英文基本課程，才有條件復興中國文化的可能。

時地人

梁貝爾

在禮貌的街道上，連手推車都會排隊。



世界是個大舞台

最近工作上剛剛完成一件可以稱之為萬眾矚目的大案子，好在最後不負眾望的大告成功，真是不枉費大家辛苦一場，也終於可以好好地叫嘍氣。因為任務棘手，在過去的一個多月，整個部門幾乎停下一切的手頭大小事務，全力準備備線。核心團隊的群組消息幾乎每天都要活躍到凌晨，然後在不過才幾個小時之後的清晨就又重啟了。



自由談
楊不秋

一般來說，事成功之後的回顧，往往會顯得有些雲淡風輕。可是作為當事人，總歸也不會對過程之中的種種艱辛瞬間失憶。這是一件一點也不簡單的大工程，時間緊，事項雜，不確定性和預期風險都高；想法和現實相距甚遠，而且開天闢地一回也沒什麼前車之鑒可以參考。眾多的角色和分工，還涉及好幾個內外團隊之間的合作，協調和溝通變得很有挑戰又格外重要。一旦人員多了，想法和立場也就多了；雖然大家想要成功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每個團隊甚至每個崗位都可能都有自己的立場和主張。即便作為專業的職場人，頭頂着「求同存異」幾個大字，心裏念叨着「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靜，繼續前進），我也總免不了會感到坑窪難避，暗箭難防，幺蛾子滿天亂飛，想要走個坦途怎麼就那麼難？

面對外部團隊，我們是甲方。然而甲方也要講道理，如何

軟硬兼施讓乙方突破限制用盡所有資源並實現各種所謂的「不可能」，怎麼平衡乙方之間的利益避免厚此薄彼的不公平，還要拿捏分寸不能真把乙方逼急了甩手不幹。這些難讓我常常有種「甲方乙方到底誰是爸爸」的疑問。

面對內部其他團隊，事情就變得微妙且更加複雜了。如何清晰地界定團隊之間的分工變成了高深的科學命題，彷彿很難在現實中給出最恰當的解答。幾乎每天都會被一些突破想像力邊界的意外砸到，而且越靠近終點就會發現雷越來越多，排雷越來越難，查漏补缺解決問題卻又發現遺憾常在，沒有最優，只有向現實低頭的將就和妥協。

我的小夥伴，一位「人間清醒」，在事後感慨道：遇到這麼一件大事，每個人要麼做消防員救火要麼當難民逃難，深藏於內裏的諸多不美好和真性情也都着急一股腦地跑出來，完全無暇掩飾，大家再也不能像平日裏一樣保持體面且優雅的展示知書達理和溫文爾雅了。

不過，即便是處於同樣高壓的環境中，不得不承認每個人的表現差別還是大，有人依舊甜甜是有人就變了樣，事關品性、教養、經驗和眼界。真是讓人忍不住要感嘆：世界是個大舞台，演員就是你我他。演自己的戲，不求盡善盡美，但求盡職盡責；看別人的戲，毋須褒貶評價，莞爾一笑罷了。

中西合璧的樂音



東西走廊
陳安

「中西合璧」這個詞源自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璧」是一種圓而扁的玉器，中間有孔，常由兩個半圓形的璧合成，也就成了「合璧」。如今人們常以「中西合璧」來形容建築和音樂——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兩者具有相同的藝術特質，所以「中西合璧」的佳作既來自建築，也來自音樂。

作為音樂愛好者，我愛聽歌、聽樂，也愛唱歌、彈琴，在喜愛的歌曲裏，有一首既是美國歌曲，又是中國歌曲，可謂中西合璧的樣板。十九世紀美國作曲家J.P.奧德威原是醫生，南北戰爭時期曾作為聯邦軍戰地醫生投身於葛底斯堡戰場，後在波士頓專事音樂創作和出版工作，父母和兄妹住在港市塞勒姆，因對家人的殷切思念，寫下歌曲《夢見家和母親》（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此歌流傳到日本，改名為《旅愁》，二十世紀初在日本留學的李叔同被此曲吸引，後在送別友人時強烈感受離情別緒，便在奧德威的曲譜上填寫了中文歌詞，這便是情深意長、動人心弦的《送別》。

《夢見家和母親》的歌詞如口語，直白，樸實，親切，《送別》則如古詞，婉約，典雅，深沉。兩者風格不一，卻能中西合璧，那是因為所唱的都是普通人的感情：深厚的親情，誠摯的友情——思鄉、想念、懷舊、訣別、目送，不都是人的感情的表露和寄託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台灣作家林海音的小說《城南舊事》拍成電影，把《送別》作為插曲。女作家幼時曾生活在北京胡同四合院，她筆下的小英子懷着告別童年、懷念舊日的憂傷，結果《送別》就自然而然成了電影觀眾心目中的「胡同音樂」。奧德威也好，李叔同也好，似乎也都能理解並表達北京胡同百姓的心緒情感，這不又是中西合璧嗎？

不過，還真有一個外國作曲家在南京住過，熟悉胡同的巷道、大雜院，並創作了交響音畫《北平胡同》（一九三一）。他就是美籍猶太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莫夫（一八九四至一九六五）。他本是俄羅斯人，出生於西伯利亞，為學醫、學音樂，他先後遠赴瑞士、美國，但最後最吸引他的還是中國

文化、中國音樂，從一九一八年起，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為音樂創作輾轉全國各地。《北平胡同》即構思於北京，寫於上海，在南方弄堂裏回憶北國街巷，表達他對中國大地上風土人情的眷戀。

你聽，從清晨到夜晚，北京街頭巷尾的豐沛音響——寺廟鐘聲，叫賣聲，京劇唱腔，笛聲，鳥鳴聲，送葬鼓聲，都匯入了這幅圓渾古樸的交響音畫之中，讓人感受到北京古城特有的歷史氣象和生活氛圍。一位傑出的外國音樂家，寫出這樣一部中國題材的優秀作品——在豎琴和小提琴上奏出京劇的韻味，用木管奏出遼鳥人鳥籠裏的鳴唱，等等，這顯然又是中西合璧。

歷史塵霧把阿甫夏洛莫夫遮掩了很多年，如今他又重放光彩，《北平胡同》重回響在中外樂壇。

五年前，上海交響樂團在瑞士琉森音樂節上即以《北平胡同》開場，用的是「中西交融」、也即中西合璧的樂器。

今年十月，美國巴德音樂學院與中國中央音樂學院在紐約林肯中心聯合舉辦名為「樂融東西」的音樂會，展演的均為中西合璧佳作。西方作曲家汲取中華文化元素創作的樂音，中國音樂家融合東西方藝術色彩繪製的音畫，音樂會帷幕拉開後的第一首作品便是《北平胡同》，演出的其他曲目：《第二交響曲「長城」》（葉小綱），歌劇《駱駝祥子》（郭天景），交響詩《徐悲鴻畫境隨想曲》（黃安倫），歌劇聊齋故事《畫皮》（郝維亞），無一不是「樂融

東西」的新作。

如今在視頻上，我們可以欣賞許多中西合璧的音樂，身居紐約，我也有享受東西樂融作品的耳福。

你看郎朗和他的父親，一個彈鋼琴，一個拉二胡，把二胡曲《賽馬》演奏得生龍活虎，氣勢磅礴，聽眾的心也隨着馬蹄奔騰聲欣然跳動。

你看維也納金色大廳裏，中國獨唱演員身後的樂隊和合唱隊都是奧地利人，一起用中文唱着《茉莉花》、《我愛你中國》。

你聽長沙《聲入人心》音樂節目，那些唱美聲的男孩子既能唱好外國歌劇詠嘆調，又能把中國民歌如《小河淌水》、《半個月亮爬上來》等，唱得聲情並茂，悅耳動聽。

你聽龐麗拿、呂思清、黃蒙拉，這三代音樂人，用西洋樂器小提琴把中國越劇韻味拉得如此醇美、深情，《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如今已是世界樂壇公認的經典作品。

更有出人意料的，二胡演奏家陳軍和劉惠華拉小提琴，一起登上樂台合奏《梁祝》，激情洋溢，動人心弦，西洋樂器中的「皇后」與中國弓弦樂器中的「大王」駢肩而立，並駕齊驅，這也應是典型的中西合璧。

音樂無國界，西方的樂聲可以飄來中國，中國的歌聲可以傳到西方。天空永遠遼闊曠曠，中西合璧佳作將會層出不窮，我們有幸時常陶醉在東西相融的美好樂聲中，我們的生活因此而過得更美滿、幸福。



▲今年十月，美國巴德音樂學院與中國中央音樂學院在紐約林肯中心聯合舉辦名為「樂融東西」的音樂會。

紫荊花又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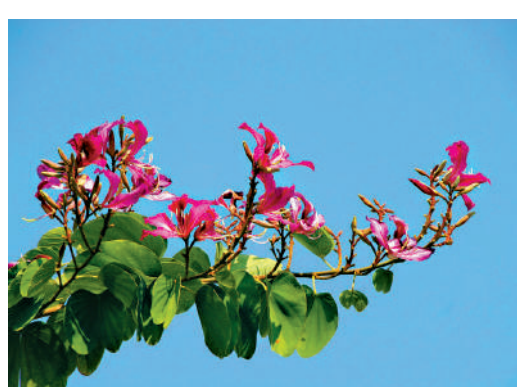
如是我見
魯力

那天正好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在香港揭幕的大日子，神奇的是，當天我家門口的紫荊花就開了。最頂上枝桠冒出了第一朵紫荊花，那樹上已經花蕊密布，含苞待放，就像兩百多位「金融大拿」齊聚香江，確實給香港帶來一股強勁的活力。當然，一場大會不可能立刻給香港帶來真金白銀，但是香港人與全世界都看到了香港疫後復常的不可阻擋之勢。

六年前，我在福州買了一個四合院。當議論着要在門口種棵什麼樹時，我與妻子的意見是一致的：紫荊。我們到花鳥市場挑了一棵紫荊，碗口粗，兩米高，光禿禿的，沒有什麼枝葉。我問老闆，它能活嗎？她回答：放心吧，它生命力旺盛，保你一年內花開滿樹。我把這棵光禿禿的樹種在家門口的花壇裏，不到一個月，綠油油的枝葉就長了出來。三個月就枝繁葉茂，滿樹青綠。八個月左右，枝頭就長出了花苞。接着，紫荊花就開了，一朵、八朵、十幾朵、幾十朵、上百朵，然後就是滿樹的紫荊花，那顏色紅得發紫。正若杜甫所雲：「風吹

紫荊花，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返無處。」

紫荊花，是香港的市花，她代表着香港，代表着祖國這塊神聖不可分割的地方。香港區旗就是一株盛開的紫荊花。香港人對紫荊花的感情，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人所難以理解的。記得三十多年前，我們一家三人首次踏足香港。一進入香港海關，放下行李，我們就被叫到一個小房間去問話。頭戴皇家徽章的港英政治部英籍警察就問了我們一大堆問題。然後，我們就被摺在這小房間裏呆等。那是個夏天，我們穿着短袖襯衫，房間裏冷氣開得很足，從早上八點進去，一直到了下午四點多，捱餓受凍了八個多小時，才讓我們出關入境。我去過世界上三十多個國家，但是覺得當年香港的門是最難進的，這就是港英管治留給我的第一印象。



▲紫荊花是香港的市花。 資料圖片

一百多年來，為了反抗外敵入侵，香港市民前仆後繼，曾有無數先賢在抗爭中英勇就義。今年七月，香港商務印書館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之際出版了劉智鵬、劉蜀永兩位教授主編的《港九大隊志》，記錄了香港廣大民眾捨生忘死保護支持港九大隊抗日的義舉和愛國精神。抗戰過後，人們在桂角山建造了一座大型墳墓，合葬了那些壯烈犧牲的英雄。不久，桂角山上長出一棵人們從未見過的開着紫紅色花朵的樹，這就是紫荊花。之後，香港市民就在家門口種了許多的紫荊花，紫荊花漸漸地開遍了香港。花有花的花語，樹有樹的風

骨。所以，香港回歸祖國那年，紫荊花被定為區徽、區旗的標誌。那是因為香港的紫荊花有着英勇悲壯的含義，那是百年前香港人為反抗列強入侵，用鮮血哺育成長的英雄花，那是不屈與奮鬥的象徵。

紫荊花，大大的花瓣呈紫紅色，由外向內蜷曲，就像一把紫紅色的羽扇，又像個晶瑩剔透的鈴鐺，在微風中飄逸着沁人心脾的幽香。紫荊花充滿着親情，有着合家團圓、兄弟和睦的美好寓意。紫荊花象徵着對家庭與對國家的骨肉情深。紫荊花性喜溫暖，生命力強，香港人把它視為「高雅、繁華、奮進」的象徵。

佛語曰：「心誠則靈」。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每天早上我都點上一根香，向上蒼祈求：護佑我的家人平安，護佑香港平安，護佑我的祖國平安。經過近三年的艱難抗戰，香港步上了疫後復常之路，我終於見到「香港回來了」。香港這朵紫荊花又盛開了，那淡黃的花蕊正悄悄地從花朵中鑽出，綻放着笑臉，似乎正為自己的未來歡笑。